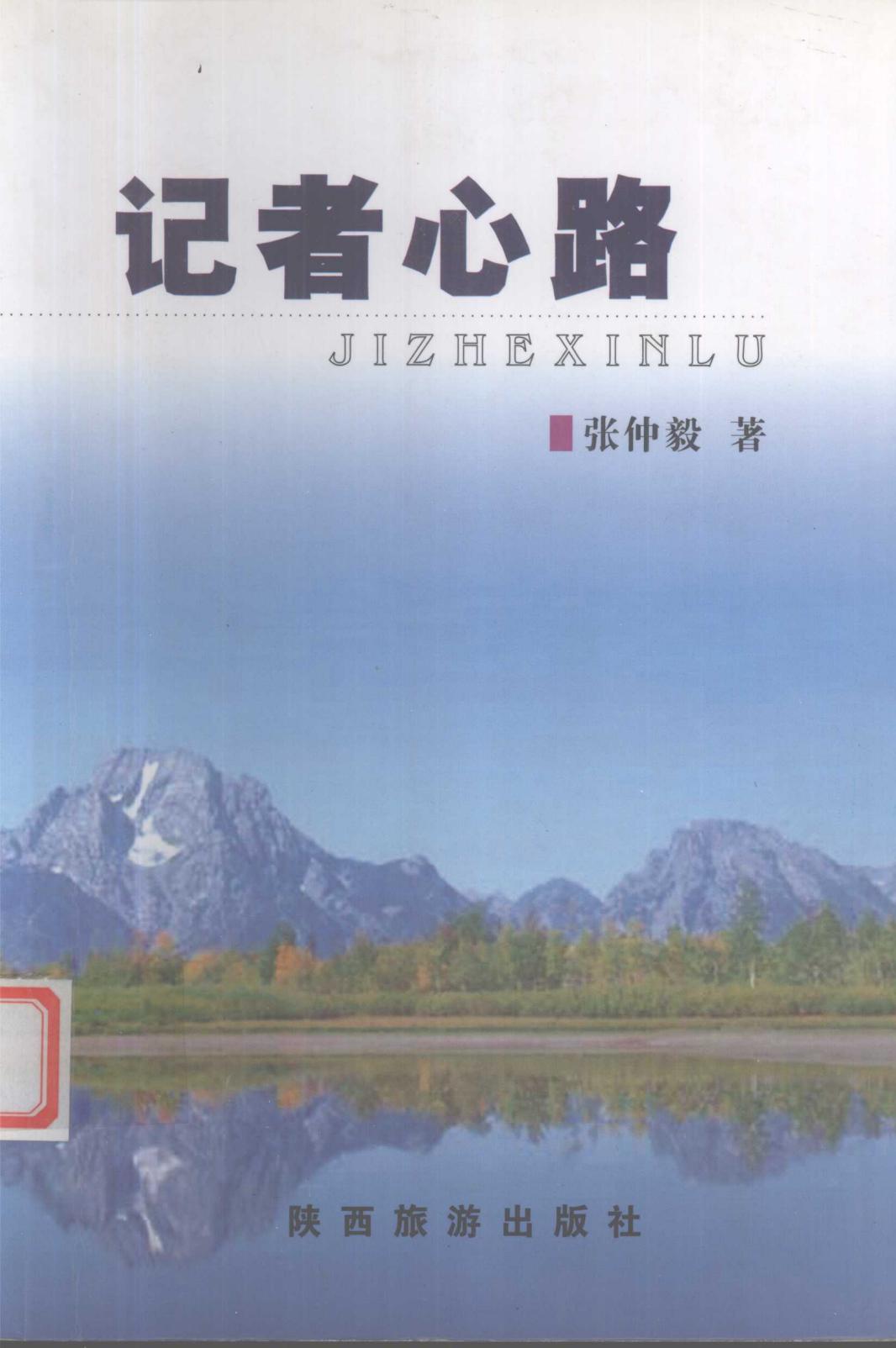


记者心路

JIZHE XINLU

■ 张仲毅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2 号

责任编辑:赵乐宁

封面设计:俞 军

记 者 心 路

张仲毅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长安北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政治学院印刷厂印刷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10.125 印张 260 千字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7-5418-1979-4/G.558

定价:20.00 元

序

记得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我在蒲城县高阳中学上初中的时候，大概有十五、六岁的样子。一次，学校举行期终考试。我们“62 级”语文考试要求学生写一篇作文，作文的题目是“我的志愿”。

同学们在作文中写的“志愿”可说是五花八门，选择较多的是工程师、科学家、飞行员、教师等。

可我写的“志愿”是记者。

在我们全年级 4 个班的 200 多名同学中，写记者志愿的惟独我一个人。

虽然只是写篇作文，但我仍然招来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目光：一种是称赞的目光，认为我有远大志向，“象个学生会主席的样子”（我在中学和中专上学时都担任过此职）；可另一种却是讥讽的目光，认为我夜郎自大，胡思乱想。

天遂人愿。多年后，我有幸到大学新闻系读书，而且还念的是颇有名气的大学及颇有名

气的系：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

读完大学新闻系，我被分配到新闻单位，果真当了记者，而且一干就是几十年，从未跳过槽、改过行。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虽被组织上调到机关“作官”，但这是新闻机关的“官”，严格来说，也算不上“官”，仍然没有脱离新闻单位这个大圈圈。何况几年后我又重新主动彻底地归队了。

几十年来，不管是在艰苦、神秘的青藏高原，还是在具有厚重人文历史氛围的三秦大地，我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自己从小就热爱和向往的记者工作中去，曾获得过社会的认可和赞许。比如，有一年，在短短数月里，人民日报曾刊登过我的4篇文稿，其中两篇刊在一版显著位置并收入该报出版的一本书中。

可是，干着干着，我渐渐萌发了一种奇想：记者工作整天忙忙碌碌，马不停蹄，如猴子扳包谷——一边扳，一边掉，结果篮子仍是空空如也！不象文学工作者那样，留下传世之作！

这种想法虽然在某些方面讲也不无道理，但从总体上讲，却有其偏面性。

奇想归奇想，干事归干事。

毕竟我对新闻工作情有独钟。从学校出来不久，为了在实践中更好地锻炼自己、提高自己，我先后主动请求到比较艰苦的《青海日报》驻玉树记者站和陕西人民广播电台驻渭南记者站去工作。

新闻工作虽然相当辛苦，相当忙碌，但却十分新鲜，十分丰富多彩。她不断拓宽我的思维和视野，不断激励我深入到一个又一个新的地域、新的行业、新的事件和新的人物中去。

行行都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都有探索不穷的必然王国。

笔者不仅有过种种奇想，还有过一些文体探索的初步的尝试。

比如，新闻人物可以写成人物新闻或人物通讯，新闻事件可以写成事件通讯或事件新闻。同时，这二者也可以分别写成报告文学、新闻文学及散文式通讯等等。即使报告旅游景观和文物古迹，也可以

写成游记、纪行和散文一类的文体，甚至以诗言志、以诗言情。

说到“诗言志”，我也有着种种感触。新闻职业使我有幸到许多地方饱览祖国美好风光。每到一地，无比的激动和无限的眷恋一次次在撞击着我的心灵，只写一篇一般性的报道根本不能表达我当时的心情。我常常是一边走，一边看，一边从心底里蹦出一句句象诗非诗的句子来。本书收集的几十首不很规律的七律等诗，就是我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

一句话，本书收集的拙作中，其中部分作品系自己在工作中的尝试之作和探索之作，算是自己在此方面实践的一个小结。

这些东西虽然很难说是成熟之作，但自己毕竟在此方面做过努力，做过探索，也算是对一些同事，尤其是朋友们督促的答应和鼓励的回报吧。

张仲毅

2004年7月

目 录

序	张仲毅
纪 实	
雪莲花香	(1)
清明上尧山	(19)
重游上海掠影	(25)
长联与孙髯	(36)
美不胜收千岛湖	(39)
长江源头第一城	(45)
玉树文成庙记游	(48)
回复旦母校	(52)
草原雏鹰花木兰	(56)
《早知道》	(59)
“高风格的农民企业家”	(61)
“精神粮库把关人”	(63)
老骥伏枥志犹坚	(67)
铺路石	(71)
撒拉族的实干家	(74)
多才多艺的张瑞珈	(79)
花儿在这儿怒放	(83)
堆画姑娘	(90)
春蚕新篇	(92)
鹊桥 ABC	(94)
坎坷而刚强的一生	(102)

“女八路”访谈录	(123)
“才深德厚”的姚穆院士	(145)

点 说

莫让名碑空寂寞	(151)
秦腔热中的冷思考	(154)
净化屏幕 繁荣屏幕	(162)
可贵的奉献精神	(168)
医疗质量也需要曝曝光	(172)
广播电视发展的黄金时期	(174)
“白开水”与“八宝粥”	(179)
陈年老酒校友情	(183)
期刊发展的必由之路	(186)
电台改革的成功尝试	(191)
党政信息与新闻报道	(195)
杂志改革的典范	(202)
着力选好新闻角度	(207)
“二锅饭”同样吃不得	(213)
必须进行政策再教育	(215)
人物通讯成功的关键	(219)
欣喜后的遗憾	(222)
如此写牌 大可不必	(224)
对执法犯法者要依法严惩	(226)
晚会奇迂	(228)
亟待完善的“四级办”方针	(231)
与街头小报划清界限	(236)
独树一帜的专业报纸	(239)
关于《蒲城县志》的一点意见	(241)

采访偶记 (244)

言 志

玲珑金粟有福气——游泰陵	(246)
雄伟砖城气势宏——游华岳庙	(248)
回心石前不回头——上华山	(250)
战士想起勇向前——上延安宝塔山	(252)
穷山僻壤两石洞——瞻延安王皮沟新华广播石窑洞	(253)
曲径通天岩边走——瞻清凉山	(254)
美山美泉两相旁——游骊山	(255)
柏林森森满沟坡——上尧山	(257)
黑灰花纹面貌奇——蟠龙异石说	(259)
荒凉旱原有桥山——瞻黄帝陵	(261)
三贤故里声誉远——观寇准墓	(263)
一别西宁二十年——回西宁	(265)
弯弯曲曲深谷边——游玉树文成公主庙	(267)
隐身浩瀚长江角——跨通天河	(269)
车马乏力喘气急——巴颜喀拉山口感怀	(271)
公主想家泪长流——爬日月山	(272)
湛蓝莽莽接云端——环游青海湖	(273)
似河非河不见河——观坎儿井	(275)
戈壁荒原嵌明珠——游新疆天池	(276)
赤崖连不断——过火焰山	(278)
干旱炎热吐鲁番——观看葡萄沟	(279)
弯弓射雕建功勋——游成吉思汗陵	(281)
十里台阶人如织——上泰山	(283)
耸立城郊大海边——游崂山	(285)
曲阜大地不一般——瞻孔庙	(287)

时而涛涛时而静——过长江三峡	(289)
恰似珍珠落玉盘——泛舟千岛湖	(290)
半生辉煌半生哀——瞻杭州岳飞庙	(292)
平常心态看人生——处世感怀	(294)
喜看今朝乾坤朗——“七一”抒怀	(295)
三秦大地一奇葩——赞“秦之声”	(296)
英年早逝惊乡间——悼王进利	(297)
铺天盖地广无垠——过柴达木盐湖	(298)
重峦叠翠多秀丽——登峨眉山	(300)
山路弯弯入云端——登庐山	(302)
革命方略始变迁——瞻井冈山	(304)
行行葡萄立街旁——逛吐鲁番大街	(305)
西子湖上美景鲜——重游杭州西湖	(306)
个个高寿到百年——敬老节祝词	(308)
千难万险无阻挡——学习有感	(309)
枫叶露红秋菊香——秋感	(310)
天窗开了三十四——读报有感	(311)
此屋无花胜有花——宿舍感怀	(312)
长安古城添新景——购药有感	(313)

雪莲花香

1

狂风象受了惊的野马，在茫茫草原上横冲直闯。太阳挣扎着从迅跑的云缝里，刚刚露了露脸，又委曲地被乌云吞没了。

这儿是举世闻名的唐古拉山。

起伏的山坡上，有两头黑乎乎的牦牛，一前一后，由东朝西缓缓走来。它们是在觅草吗？不是，它们的头并没有垂到地面，也没有张开嘴；它们是在饱后漫游吗？也不是，它们之间保持着一个固定不变的距离，谁也不能慢走一步，但谁也不能快走一步，还始终保持着一个前进的方向；它们是在被野兽追赶吗？更不是，它们不慌不忙地走着，谁也没有腾起四蹄。而且旁边还有四个人，似乎在保护着它们。

更令人费猜的是，两头牦牛的中间，有一

个“架子”，是用两根木杆作成的，一头搭在前面牦牛的背上，一头拴在后面牦牛的脖子上。两根水平架着的木杆中间，铺着一块长方形的帆布。

这分明是一副简易担架！

对！正是担架。上面不是还躺着一个人吗？一条长长的粗辫子垂到担架的一边下面，不停晃动。

走近一看，这个躺在担架上的女人，五官端端正正，鼻子高高隆起，但瘦得厉害，面色灰里发青，不时还发出难忍的轻轻的呻吟声。每一声呻吟，都象针似的扎进旁边人的心里。她难受得一会儿就翻动一下身子，随之脸上的肌肉就痛苦地抽搐一下，这象一条无形的线，牵动着人们的心。

四个护送的人心急如焚，跑前跑后，一会儿看看担架上呻吟着的病人，一会儿吆喝牦牛快走，不时朝牦牛屁股上同时凑几下。但牦牛却不大理解人的急切心情，仍旧一步一个脚印，缓缓朝前走去。人打得勤了，或打得重了，它就抬抬头，撅撅毛茸茸的大尾巴，左右甩打几下……

一天，一天，又一天，人们就这样不停地朝前赶路，一会儿在山坡草滩上出现，一会儿又消失在深山峡谷之中。牦牛留下的蹄窝被飞沙填平了，又填平了。广阔的草原上，不时飞来几只老鹰，在人们头上盘旋一阵，又盘旋一阵。除了偶而有几声黑乌鸦凄凉的尖叫声外，只剩下永不疲倦的呜呜风声。

人们饿了，就从袋子里挖一把炒面；渴了，就走到河流或小溪旁边，双手一合，撩些水喝。

这样一直走了7天！

第7天中午，终于赶到青藏公路上。附近兵站的解放军同志，听说来了一个藏族重病号，立即派了一辆专车，当天就送到格尔木部队医院。

医生看见护送的人中间，有一位个头很高、身体壮实的藏族青年

干部,说一口流利的汉话,又听说他还是曲麻莱县委副书记,名叫永歌,就问他:“病人怎么啦?叫什么名字?”永歌说:“它叫仁措。肚子疼得起不了床”。

仁措!是不是那个全国著名的牧民医生仁措呢?医生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再一问,啊!果然就是她,藏族人民的好女儿,人们熟悉的老模范……

第三天,永歌接过医生拿来的病情诊断书,一看,大吃一惊:她子宫里发现有瘤!必须马上动手术!

无影灯下,几位医生和护士摒住呼吸,有条不紊地紧张工作着。一会儿,老医生从她肚子里取出一个象婴儿脑袋那么大的瘤子,放在手里掂了掂,象是对着旁边的几位同事、又好象自言自语、头也不抬地小声说:“看看,多大!唉……”他皱皱眉头,好象还要说什么,但又凭着沉着的本能,把要说的话暂时咽到肚子里了。

4个多小时的手术结束后,老医生抬起头来,挺了挺腰,深深叹了一口气,一边拿着手巾擦着额头上的汗珠,一边缓缓地离开了手术台。

刚一出手术室,迎面碰上了永歌书记,他憋在心里的话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拉下口罩,正言厉色地说:“她病成这个样子了,为什么不早到医院治疗?这不是在开玩笑吗?……”他越说越生气,不由得提高了嗓门。

手术进行了4个多小时,永歌在门外也站了4个多小时,心里象吊了15个水桶,七上八下。医生质问得那么严厉,他好象没听见,反而问医生:“她怎么样?不要紧吧……”他看医生点了点头,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下来,回答医生说:“以前,谁也不知道她生病了,连她的爱人也蒙在鼓里。这次还是我们硬逼着她来医院看病的。”

其实,可恶的病魔早已向她偷偷而无情地袭击着。

起初,她老感到腹部一阵一阵地疼痛,还以为是吃饭热一顿、冷一顿、饥一顿、饱一顿引起的。以后,阵痛变成了剧痛,这才引起了她

的注意。可她仍然给谁也没有说，连自己的爱人也不大知道。人们看到她的，仍然是一副和霭可亲、露出微笑的面容。

骑马出诊时，她常常一只手按住疼痛的腹部，一只手拉紧缰绳，继续赶路。

生产队考虑到她经常给牧民看病，又要外出开会，没有给她分配挤牛奶的任务，可她不顾自己身体有病，硬是争来了“额外”的任务：和别的社员一样，每天挤 35 头牛的奶子。几乎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坚持挤完牛奶。有一次竟累得昏倒在牛肚子底下，刚一醒来，又咬着牙，直起身子继续挤，真是一滴牛奶出，一把汗珠下……

牧民们看到她本来就不壮实的身体越来越消瘦了，心疼地说：“仁措啊，你得当心自己的身体啊！”“仁措，你一定有病了，赶快去治疗吧！”可她总是若无其事地笑着回答：“不要紧，我的身体好着呢。”县上一位同志来看她，给她带了两斤红糖，10 斤大米，叮咛她一定要好好调养身体。可她一点都舍不得吃，全送给队里一位五保户李阿妈了。

以后，剧烈的疼痛常常使她起不了床，整夜整夜地在床上滚疙瘩，一天吃不完拳头大一块糌粑。

以后，找她看病的人比以前少得多了，但断断续续地还有病人来。就在她起不了床的时候，心里想到的仍然是病人：她们是满怀希望找自己看病的，怎么能让病人失望地走出帐房？自己病了，已经给工作造成了损失，如果再治不好乡亲们的病，损失不是更大了吗？

一次，她躺在床上，看见附近一位乡亲进了帐房，找她看病，就不顾一切地从床上爬起来，挣扎着半躺在床上，为病人检查、打针。病人看到她苍白的脸上，滚下来一颗颗汗珠，感动得热泪盈眶，两个人的泪花和汗珠流在一块了！她是用自己难忍的剧痛来减轻病人的痛苦啊！

曲麻莱县委知道仁措的身体状况后，非常重视，立即派县委副书记永歌督促她快去医院治疗。

永歌专门赶到措池，了解了仁措的具体病情后，立即与当地党支部商量决定：马上送仁措到医院治病。

仁措的家乡措池草原地处三江源头，山高沟深，海拔四、五千米，空气稀薄，交通不便，离医院很远，究竟到哪个医院去？走哪条路好？使大家犯了难。如果走东路，到县人民医院治疗，道路虽然稍平缓一些，但仁措病得那么厉害，根本不能骑马，用担架，得走近一个月！如果走西路，到格尔木医院治疗，道路虽然近得多，但这一路全是在高山深沟的羊肠小道上穿行，行路十分艰难。大家一合计，觉得仁措为了大伙儿的身体健康，累病了身子，操尽了心，多少垂危的乡亲在她的精心治疗下得救了；为了看好她的病，再难去的路也要走，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于是，大家当即决定：走西路，去格尔木大医院。

乡亲们找了两根很长很粗的帐房立杆和一块白帆布帐子，七手八脚地作成了一个担架，上面还铺得毛茸茸的、软乎乎的，抬到仁措家的帐房门口。

治疗的路线好确定，土担架也不难作，但仁措却非常难说服。

近些日子来，仁措感到自己的病情恶化得很快，觉得不好治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去医院治疗，那不是白费功夫吗？特别是听到要抬她走西路时，9年前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桩事立即浮现在眼前……

这年8月，曲麻河汉族会计李学良来措池帮助牧民们搞年终分配时，不幸从马上摔下来，摔断了脊椎。仁措和几个乡亲就是抬着担架，走西路送李学良到医院治疗的。这一路，要翻越5800多米的巴颜色索大雪山，山高路陡，雪深冰滑，真如上天梯一样。驮着担架的牦牛不时滑倒，只好用人抬担架。每迈一步，都要使浑身的劲。抬不了一、二十分钟，就得换人……如今，自己病得这么重，不能为大伙治病，这已经够难受了，怎么还能让乡亲们为自己治病受这么大的苦？

“我的病难治了，不必再劳累大家了！”她对督促她上担架的乡亲们说，声音很微弱，但语气相当肯定。

“我们再累，也要把你送到医院。”几位乡亲想到她平日不顾自己的一切为牧民治病时，声音里带着激动的情感。

“我死也不去……”她说了这句话后，就痛苦地转了转身子，给了大伙儿一个脊背！

面对这个性格十分倔强的人，乡亲们急得走来走去，纷纷把目光投向了永歌书记。

永歌已经给她作了整整一天的说服工作，但仍然象给石头说话，一点效果也没有，心里焦急万分。看着大伙儿焦急的神态，他再也忍不住了，十分严肃地对她大声说：“仁措同志，我是县委副书记，是执行县委决定来的。现在，我代表县委，命令你马上去治疗。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到底服从不服从党的决定？执行不执行县委的命令？”

仁措一听，不觉吃了一惊。

“你好好想想吧，我们到外边等你回话。”永歌对仁措说这句话时，语调虽慢，但却仍然很严肃、很坚定。

永歌出了帐房，再一次检查了一遍担架。大约过了一、二十分钟，转身进了帐房，看见仁措把身子转过来了……

.....

医生听了这些事儿后，不觉眼圈一红，说：“仁措真是个好同志。”是啊，仁措确实是个好同志，是藏族人民的好儿女……

2

大草原是无比壮美、无比诱人的。

真心热爱草原的人，她的心总是和草原的主人——牧民群众紧紧贴在一起的，甘心情愿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草原，奉献给牧民群众。

仁措常年累月奔波在海拔 5000 米的措池草原上，把一颗火热的心送到每顶帐房，送给每个乡亲，每年都在这片广阔的草原上巡回医疗 10 多次，1200 平方公里的措池草原上，处处都留下了她的足迹，都

撒下了她的汗水。

领导上考虑她已经担任了曲麻莱县县委常委和副县长,还兼任了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妇联副主任,又看到她近年来身体不好,打算让她脱产,正式到县上工作。

一次,仁措来县上参加县委常委会,县委书记杨藏伯把领导上的这个想法告诉了她。

仁措是个急性子,不等杨书记把话说完,就说:“这太突然了!我从来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啊!”

“现在告诉你,就是让你思想有个准备。”杨书记缓缓地说。

仁措思索了一会儿,说:“杨书记,你知道,我们措池医生少,不通汽车,到县医院都得骑马走好多天,我一走,群众治病就更困难了。”

“我们再培养医生,另外想办法。”

“培养一个医生要费很长时间,请县委还是让我留下来吧!”

杨书记心里清楚地知道,他面前这个普普通通的牧民医生,虽然说话细声细气,表情十分和霭,见了男同志就脸红,但个性却倔强得出奇,意志坚强得惊人。她认准的路,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要毫不动摇地走下去,9条牦牛也拉不回来。

杨书记早在第一次同她接触时,就给他留下了这个印象。

那还是在1960年。

这一年,仁措从县上举办的医疗训练班结业了。领导上见她学习刻苦,进步很快,人也特别忠厚,就分配她到曲麻莱县人民医院去工作。

可是,分配方案一公布,当时只有16岁的仁措,却一个人呆在房子里撅着小嘴,闷闷不乐,脸上常有的笑容也一扫而光。

同学们一问,原来是她不愿留县医院工作,一心想回措池草原去工作。

几位领导反复找她谈话,开导她。可她老回答两句话:“我们措池只有我一个来学医,乡亲们天天盼望我回去给他们看病!”

最后,领导同意她回到措池当一名不脱产的卫生员……

十几年来,她的高尚情操不担丝毫没有消失,反而更加纯洁、更加光彩夺目了!这同社会上那些闹地位、图享受、对工作挑肥拣瘦的人比较起来,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杨书记想到这里,不禁对这个普通的牧民医生更加钦佩了。

隔了一天,县委常委会刚一结束,杨藏伯书记再次找见仁措,说:“仁措,你不愿意脱贫,坚持在基层工作,这种思想还是可贵的,县委支持你。不过,你这几年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如以前了。每年都好几次外出开会,路途长,交通又很不便捷,既耽误时间,又让身体吃亏。县委想把你调到县城附近一个牧民点,并由你挑选地方,你看怎么样?”

仁措心里明白,这是组织对自己的关心。可是一想到措池群众,一想到自己那十分边远的家乡草原上少医缺药的状况,她的内心一阵酸痛,对杨书记说:“转到一个新的地方,牧民对我不熟悉,我也不了解大伙儿,不好开展工作,还是不要转了。”

在结束这次谈话时,杨书记严肃地叮咛她:“县委同意你的想法,可你在搞好工作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然,我下次可要狠狠批评你!”

为了照顾仁措的身体,杨书记还把自己一匹性子温顺、耐力很强的大青马送给了仁措。

与杨书记分手时,仁措感动地说:“请你放心,我一定注意身体。”

她一回到措池草原,面对一个接一个的病人,经常从一大清早忙到深夜,早把“注意身体”的保证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一天中午,仁措打了大半天酥油,觉得腰疼胳膊酸。回到家里,正准备休息一会儿再做饭,忽然听到帐房外面急促的呼叫声:“仁措!仁措!庄尕没气了!庄尕没气了!”仁措急忙走出帐房,一问,原来是老牧民庄尕的“气短病”又犯了,而且犯得比那一次都厉害。她不顾一切,匆匆装了些炒面,一手提上药箱,一手去拉大青马。